

人间小品六种

何乃清编

父与子

· 深沉的父爱 · 温厚的母爱

· 舐犊的心情 · 殷切的期望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人间小品六种 ·

父与子

何乃清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梁建生

封面设计：苏家杰

沙 军

父 与 子

何乃清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江门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 7 印张 4 插页 15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218-00921-2/1·91

定价：3.90 元

内 容 简 介

两代人是靠血脉来维系的。

血浓于水。父母对儿女的深情，古人喻为“舐犊”；唐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即是对于这种父母之爱的颂歌。

本书选取的中外名家小品，以切身的体验，从不同的方面，描写的了深沉的父爱和温厚的母爱，感人至深。

编前小语

男人和女人构成的世界，叫作人间。

我们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生老病苦，喜怒哀乐，都在这个天地大戏台中进行。然而，由于演员不同，角色各异，这戏剧的情节也便千变万化，色彩纷呈。譬如说到男欢女爱，有单纯热烈者，如汉乐府《上邪》说的“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缠绵深致者，如黄仲则诗“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说到离别，江淹道“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柳永道“多情自古伤离别”，直是一回事；但后人竟云“壮别天涯未许愁”，分明别是一番境界。所以伤别，其实是伤于时空的距离，所以李商隐有云：“红楼隔雨相望冷，银箔飘灯独自归”，“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但秦观《鹊桥仙》则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已经颇有点东方柏拉图式的意味了。对于人生，据说文艺家特别敏感而且善于言说，我们何妨听一下他们的道白？

其中，小品文作家是特别长于描绘人间的日常情景，叙述处世的得失经验，善于体察和透达人生哲理的精微。他们随事记录，随意而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风平易近人。林语堂这样说到小品文的妙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

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有感于此，特编“人间小品六种”，献于读者之前。这是一套小型丛书，内含《男与女》、《父与子》、《爱与仇》、《梦与醒》、《苦与乐》、《生与死》。书虽六种，却囊括了人世间的方方面面，雅士劳人，痴男怨女，复仇格斗，说爱谈情，悲欢离合，生生死死，……其中分门别类，各有范围，便于即兴阅读，或作深入研讨。

六种小品均从中外名家名作中精选而成。外国作家中多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则偏重现代作家，兼收台湾作家，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编者意欲使之具有一定的经典性、文学性和哲理性，既是一套文学创作的范本，又是一套人类文化学的普及教科书。

实际上如何呢？读者是最严明的法官。至此，编者可以缄默了。

编者

目 录

第一辑 深沉的父爱

朱自清

背影..... 1

冰 心

海上..... 4

寄给父亲..... 8

音 彦

父亲..... 16

父亲的玳瑁..... 18

旅人的心..... 26

聂绀弩

父亲..... 33

任白戈

家..... 39

傅东华

父亲的新年..... 41

李健吾

家长..... 44

武桂芳

怀远天的老人..... 48

方令孺	
忆江南	52
李广田	
悲哀的玩具	55
(台湾) 张秀亚	
父与女	59
(台湾) 张菱舂	
逝去的瞬间	64
(台湾) 李瑞騰	
槟榔树及其他	68
(台湾) 苦 苓	
躺在地上看星的人	71
(台湾) 谢霜天	
那双微温的手	74
(香港) 邓玉婵	
父亲	82
[美] 格雷戈理·海明威	
回忆爸爸	84
[瑞典] 拉格尔克维斯特	
父亲与我	93
[意大利] 索菲娅·罗兰	
《生活和爱情》序幕	98

第二辑 温厚的母爱

郭沫若	
芭蕉花	101

冰 心	
往事（节选）	105
寄给母亲	107
王以仁	
枇杷	112
黎烈文	
崇高的母性	116
邹韬奋	
我的母亲	123
碧 野	
母亲	129
孙 犁	
母亲的记忆	135
[加拿大] 里柯克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137
[智利] 加·米斯特拉尔	
最不幸的母亲	142

第三辑 舔犊的心情

胡 适	
关于《我的儿子》的通信	145
叶圣陶	
做了父亲	148
叶绍钧	
伊和他	152

周作人	
若子的病	155
朱自清	
儿女	159
[利智] 加·米斯特拉尔	
母亲的诗	166
[美] 雷·布莱德贝利	
奶奶	173
[日] 壶井荣	
报春花	179
[瑞典] 拉格洛夫	
午睡	182
[英] 罗伯特·林德	
怕难为情的父亲	186
[俄] 赫尔岑	
给儿子的信	192

第四辑 殷切的期望

王了一	
儿女	195
聂绀弩	
论莲花化身	199
傅 雷	
家书	201

朱自清

背 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澹，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

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

海 上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岩石下面的一个小船上的，就要感出宇宙的静默黯凄的美。

岩石和海，都被阴雾笼盖的白蒙蒙的，海浪仍旧缓进缓退的，洗那岩石。这小船儿好似海鸥一般，随着拍浮。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凄黯的美。

两只桨平放在船舷上，一条铁索将这小船系在岩边，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倒也丝毫没有惧怕，——纵然随水飘了去，父亲还会将我找回来。

微尘般的雾点，不时的随着微风扑到身上来，润湿得很。我从船的这边，扶着又走到那边，瞭望着，父亲一定要来找我的，我们就要划到海上去。

沙上一阵脚步响，一个渔夫，老得很，左手提着筐子，右手拄着竿子，走着便近了。

雨也不怕，雾也不怕，随水飘了去也不怕；我只怕这老渔夫，他是会诌哄小孩子，去卖了买酒喝的。——下去罢，他正坐在海边上；不去罢，他要是捉住我呢；我怕极了，只坚

坐在船头上，用目光逼住他。

他渐渐抬起头来了，他看见我了，他走过来了；我忽然站起来，扶着船舷，要往岸上跳。

“姑娘呵！不要怕我，不要跳，——海水是会淹死人的。”

我止住了，只见那晶莹的眼泪，落在他枯皱的脸上；我又坐下，两手握紧了看着他。

“我有一个女儿——淹死在海里了，我一看见小孩子在船上玩，我心就要……”

我只看着他，——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却又不言语。

深黑的军服，袖子上几圈的金线，呀！父亲来了，这里除了他没有别人袖子上的金线还比他多的，——果然是父亲来了。

“你这孩子，阴天还出来做什么，海面上不是玩的去处！”我仍旧笑着跳着，攀着父亲的手。他斥责中含着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煦。

“爹爹，上来，坐稳了罢，那老头儿的女儿是掉在海里淹死了的。”父亲一面上了船，一面望了望那老头儿。

父亲说：“老头儿，这海也是没有大鱼的，你何不……”

他从沉思里，回过头来，看见父亲，连忙站起来，一面说：“先生，我知道的，我不愿意再到海面上去了。”

父亲说：“也是，你太老了，海面上不稳当。”

他说：“不是不稳当，——我的女儿死在海里了，我不忍再到她死的地方。”

我倚在父亲身畔，我想：“假如我掉在海里死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职务，永远不到海面上来么？”

渔人又说：“这个小姑娘，是先生的……”父亲笑说，

“是的，是我的女儿。”

渔人啜嚼着说：“究竟小孩子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时会有危险的。”

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的女儿……”父亲立刻止住我，然而渔人已经听见了。

他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是呵！我的女儿死了三十年了，我只恨我当初为何带她到海上来。——她死的时候刚八岁，已经是十分的美丽聪明了，我们村里的人都夸我有福气，说龙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我们自己却疑惑着；果然她只送给我们些眼泪，不是福气，真不是福气呵！”

父亲和我都静默着，望着他。

“她只爱海，整天里坐在家门口看海，不时的求我带她到海上来，她说海是她的家，果然海是她永久的家。——三十年前的一日，她母亲回娘家去，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她不肯一个人在家里，一定要跟我去。我说海上不是玩的好去处，她只笑着，缠磨着我，我拗她不过，只得依了她，她在海面上乐极了。”

他停了一会儿——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船旁点着一盏灯，她白衣如雪，攀着帆索，站在船头，凝望着，不时的回头看着我，现出喜乐的微笑。——我刚一转身，灯影里一声水响，她……她滑下去了。可怜呵！我至终没有找回她来。她是龙女，她回到她的家里去了。”

父亲面色沉寂着，嘱咐我说：“坐着不要动。孩子！他刚才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一面自己下了船，走向那在岩石后面呜咽的渔人。浓雾里，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看不分

明。

要是他忘不下他的女儿，海边和海面却差不了多远呵！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上就不可以去呢？

要是他忘得下他的女儿，怎么三十年前的事，提起来还伤心呢？

人要是回到永久的家里去的时候，父亲就不能找他回来么？

我不明白，我至终不明白。——雾点渐渐的大了，海面上越发的阴沉起来。

谁曾在阴沉微雨的早晨，独自飘浮在小船上呢？——这浓雾的海上，充满了沉郁无聊，全世界也似乎和她都没有干涉，只有我管领了这静默黯凄的美。